

八編經世類纂(六)

欽

定

刊

經

世

PDG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左編

臣類 相臣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侍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盡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八編類纂

卷一百

臣類

一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奏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刁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

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秦賦以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爲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八編類纂

卷一百

臣類

一

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舍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央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日

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入章閣侍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悻慢，則退宰相，衛士因逆而獄，不窮治，軍卒冒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

時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綈爲按，旣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葬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村，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詔敕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若

但見慶曆間鄉兵敕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勸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奇資者旣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五

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比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裨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自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策告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太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譚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按漢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生財貨百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六

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哀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重是也。光言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聽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弃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十

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
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幾器
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
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爲鷹犬
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
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
爲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
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修城
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奏
十
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
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各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起入
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
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元豐
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
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
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
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
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起光知陳

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求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祐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

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二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遠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據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

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
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
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
其慮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
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
九月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
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
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
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
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
不許乃令奪贈諡卽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迨貶清遠
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大

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
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
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
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
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
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從
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
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兼侍
讀慶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竟
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勉
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
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般
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云君
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曰
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雍
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未
有談禪者偶富弼問法於願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

本時仕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
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
光范鎮以爲不然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
邵宇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
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
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
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奏

五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
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君爲翰林學士知
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卦
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
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
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
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
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
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
禱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

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二年爲御史
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
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勞之以威勝
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

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皆皆賢
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
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
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從容
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
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奏

六

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
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
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刑公
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
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
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遷朝
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
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
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
講求天下利病勸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

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堯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敝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母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賔易以言事許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三年拜司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三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簾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言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勢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驍辯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誦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反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刻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

簡公未嘗不可與言

成德亦好

人編類纂

卷重七

十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倉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著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知仁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為戒公著平章軍國皆門下因語攻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

不答如

人編類纂

卷重七

十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嘉問以陰入官條例司引以為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為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籍每發欵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風竄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宸扈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退復皇后其稱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稱廟及諡冊之義請附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會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通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論則不爲通矣公亮歎重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

人編類纂

卷之三

臣知

主

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部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間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倚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升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八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事官守正

洶喝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頌安靜而止遂開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裡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狐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竊察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

人編類纂

卷之三

臣知

主

口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啟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上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請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餞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頌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過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爲然。使還。以秦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穢。煩彈壓。當以杜後患。文治之非毫。頌臥

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今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爲妒所執。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弑姑。法不至死。或謂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遽自言母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卽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頗以爲疑。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汾州。人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舊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曰。陞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

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修書者遷
更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頌一二
季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
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
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
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生
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
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
一歟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本編類纂

卷五十五

重

臣

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
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
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叅議
就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
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
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
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
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
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
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翳矚

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慮之以無心則無
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
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提舉事
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成國人未知所
立莽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在願乘其未定以勁兵
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
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
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
故事使百官守法職量能授任朴絕倖之原深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重 臣
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
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
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
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
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幼年諸臣太紛紜
常曰君長誰任其各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
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
執勛劾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

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尊祖宗之法獨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十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宰臣湯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真揚州牧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社稷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卽令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常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卽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實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逾年授吏部

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觀龍大淵估舊恩竊威
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
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
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
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
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遺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
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人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
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
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
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

主

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奏洪邁
奸險譏佞不宜在左右罷之咸福建鈔監罷江西和
羅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金穀錢帛以巨萬計
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
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
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
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秦琪
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
曰若許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

續口以方

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諫琪何所不爲琪劾
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
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
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
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
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
部取材豈爲官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
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
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
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

主

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
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守
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
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
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
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
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
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
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
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頗頌之惠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青。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圖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手

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財美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神公議。覲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鼎。

雖疲驚。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討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杜門請去。帥福州。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鐵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官。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寧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攬餽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史已經結勘。而內批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手

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林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堂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